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目錄

內閣四

楊廷和

劉忠

梁儲

費宏

靳貴

楊一清

蔣冕

毛紀

袁宗臯

石瑤

賈詠

席書

翟鑾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

內閣四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忠楊公廷

和行狀

孫志仁述

楊氏之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
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諱世賢者實新都楊
氏始祖世賢生壽山壽山生玟貢士仕爲永寧吏目
玟生春號留耕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
春生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生以天順己卯九

中具
聯事
悉

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習舉子業辛卯年十二舉於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公明善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時黃公督學雲南公請假往迎黃夫人鎮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公力卻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爲副總裁公以纂修兼校正官有大關係及大章奏名臣傳丘悉以屬公草成丘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充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維奏選正

人端國本首薦公與姑蘇王公鏊等七人公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所錄多名士刊文至今程之已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歸辛酉夏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戌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公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李文正公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啟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旨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闡經論

政 孝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 上御膳罷卽
以御前饌頒錫宸 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
之風焉六月 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
通鑑綱目節要公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
丑春主會試五月 孝宗賓天 武宗登極七月以
從龍恩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公爲講官
有白金綵幣帶履之 賜十月脩 孝宗實錄公爲
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 誥勅時劉謝二公
去位姦璫劉瑾用事公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
逸爲言左右讒之又冇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南宮

尚書 人內 閣
吏部左侍郎 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選者伺公將
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
二十八日 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
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 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
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 勅取公內閣辦事馳驛
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
之然不與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
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時逆瑾擅權每捃撫人細故輒
成大獄公隨事救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
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變土官

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鎮
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
方幾罹害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
明會典成逆瑾怒功不自已出乃矯 詔撫總裁及
纂修官公革俸二級十月 孝宗實錄成復俸如故
有幣金乘馬之賜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
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
公謂文正公曰宜請 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
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雲船驅去卽有榜
誰與傳之公曰此寧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鑄

景安
化之

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鑄樹黨耶亟請於 上行
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鑄矣公曰鉞
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 朝廷用之豈
不幡然思奮亦使寘鑄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
果擒寘鑄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
身殿大學士廕子恒爲中書舍人 勅諭褒美辛未
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
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
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僨事叅將桑玉領大軍追
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

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朝下中錫
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
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
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於公
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
可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
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
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
獄杖殺之義子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
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九月一

中流

十四日 上降手勅曰直隸山東河南盜賊平定內
閣運籌定議致有成功仍廕子姪一人爲錦衣世襲
千戶公疏辭不允三辭 上令吏兵二部會看以聞
得旨改廕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 上鑒
其誠切許之十月 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癸酉四川流賊鄢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
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
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
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
而賊平會變起西夏 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

江胡小二等作亂彭欵曰石齋真聖人也甲戌正月十六日 乾清宮災公請 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已令諸司直言時政 上納其言公卽疏言 皇上嗣登大寶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霜雨電之非時地震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 賜策免尤望念 皇天付託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親 九廟之祭崇 官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

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極言之時寧夏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訃聞 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

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 聖明必能以禮處臣
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
候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
禮得 旨卿春官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
重特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
以副倚毗至意八日 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
諭 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人事多有倚賴先
少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
公再疏陳情得 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內
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

固辭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
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
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 旨卿屢乞
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卽來供
職卿弟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
中祝鑾諭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輔臣眷注之
隆未有過之者公旣歸 上每臨 對左右言何如
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齋奉 璽書宣諭
并 勅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
啟行兩月而 詔旨卽下到家三月而 勅使又臨

侍江陵聞之何自解

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媿人其謂何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卽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馳於道路衰毀之狀亦有覩於班行徒戾禮經

無補風化

上鑒其真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

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著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丁丑六月六日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

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勲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

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上
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鏹羊酒十月二十一
日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
蔣公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
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公
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君尊
如天敢有瀆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
所幸通使張龍來云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旗帳
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之恩典過他大
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

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戊寅正月七日駕回候
迎皆不用帳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公知道不合
遂謝病乞休得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
來尤切倚注不允辭二月一三日會太皇太后之
喪義不容不出卽復臥病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
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飡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
上批答曰多事之際正宜盡心匡輔又不允三疏
辭益切上曰耆德去留繫時輕重卿旣爲朕倚注
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內
閣題太皇太后銘旌公不與賜公白金寶鏹彩幣

公疏辭未幾復疏言臣之在告且及半年以高爵厚祿待衰病之士隆恩殊禮寵尸曠之官是徒取具員而不責實效也不允再疏亦如之五月上遣太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又遣鴻臚寺卿張昱至臥榻前致命催召公疏辭謝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宗仁來驗病勢公疏辭謝者三皆不允上降手勅曰朕親統六師勦除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綵幣廢子爲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已卯正月七日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皇

奏捷
官朱
之誅
銳馳
將軍
曰
來公
獎勵
來泣
而言
曰
朝廷
疑銳
言之
不明
又令
寧來
請即

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閣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卽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迎駕大闔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銳曰朝廷在教場立待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借錢寧來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

大教錄
卷之十五
曼山館

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
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 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
具疏執奏如前止擬獎勵馮清不及威武大將軍一
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 上又欲南巡杖
言者舒芬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
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
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
皇上承 九廟之祀奉 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
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 聖駕欲南去遠
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儻有姦謀潛

隱圖介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僞爲
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
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竦然明
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
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
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 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
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顏而退五月
十日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爲不軌衆相視無敢言
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
矣然反形尚未露先年 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

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卽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日不日有六國索晁錯事公曰晁錯爲國家計瑾敗荆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燧許副使遠過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尚書瓊使人要於路

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荆護衛乃反三使者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旣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加特進疏辭不允有清德正學體國忠誠之褒時上欲親征羣小慙息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

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
得罪 天地 祖宗且無政以懷其軍民者若出黃
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
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 皇太子居守
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 聖駕出征居
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 親征旨徑下不能止也
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 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
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鄢老人掘
廢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卽有除拜號令亦凱旋
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蔣公護

爭御寶隨行

蹕又明日有中人傳 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空
勅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
稿又明日傳 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 朝廷親
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
近聞逆濠僞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
令耶假作孽者謂 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
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興兵問
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覆奏少
頃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
以阻撓軍機促 勅公曰 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

力爭 威武 大將 軍 勅 物

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卽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爲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制誥有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

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庚辰十一月上還自南征住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令於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侍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旨進焉辛巳三月四日魏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冀萬

一公知 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巖倉皇來報 駕崩矣公卽語巖曰急啟 太后取與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公一紙乃 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不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歹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讀罷舉

策

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太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啟

皇太后降懿旨 太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

武大臣各一人奉迎 興長子來卽皇帝位於是遣

大學士梁公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

祚駙馬崔兀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韋谷倉卒防變故不之更初聞變公先

命閉閣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

市賈皆不得入王瓊聞閣門閉大沮議定奉所擬

懿旨及 太行皇帝書入啟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

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
且賀曰昔呂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
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權姦拱
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
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 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
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
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
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革皇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

以先帝未命行爭

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
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
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
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
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
禁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 先帝未命行之或曰
此等事何不少留待 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
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
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王憲至
閣欲有所言公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諄語公曰危

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遺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秦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誰秦曰李琮又曰秦家止有三百人防護秦意又以琮脅公也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耶秦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秦亦憂之公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秦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

論江彬事

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旣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寘鐫宸濠外有劉七藍五鄆老人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卽顧盼間麤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公意

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為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

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

鎮定彬喜以為揚公不我虞也乃成服

齋宿十日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連日介介

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

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

齡被勅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闈俱在公命

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

問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

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

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

紛若不早請太后掄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

以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鏡疾言曰彬有何罪公

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為

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口實

然無所逃死鏡猶極力為辨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

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

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

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巖贊之曰且收得在嗣君

大教錄 卷之十五 十八 晏山館

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
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卽擬
旨奏 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
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
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
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
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
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 西官屢文書爲辭
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曰
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

逆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譙聲雷動爲之誣曰
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頃之李琮亦自
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
自斷其子恕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
東西北安三門衷甲暴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
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
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蔣公也彬
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
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 嗣君
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啟行

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 召公及
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
明日大昕卽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
公承虛展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
卽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
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 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
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
草蔣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
進稿請 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來
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

九事
不易
新詔

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 朝廷不從今 嗣君至便
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矣卽此廷和便當去今
日拜賀 新天子明日卽跪奉天門前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雖死亦甘心也
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
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
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
官來相見語之曰亟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或言
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自古人君卽位雖草
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

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

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真天子也二十四日上召公及蔣毛二

公見於文華殿公曰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隨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可

徵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天法祖修德愛民

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上曰先生每

說的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臣

武臣亂政公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

十餘人公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下內閣改擬

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下獄文

臣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公曰文

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

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朝廷移居豹房新寺

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口王瓊

先在兵部頭戴爪刺身着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廷

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

冠帶間住不可乃擬爲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

瓊危迫甚摺撫誣奏冀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久旱瓊既下
 獄雨隨降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
 日 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
 佐傳諭 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
 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瓊朋姦黨
 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人豹房
 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知者
 公故云然二十九日 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為
 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 賜茶而
 退自成化以來 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

賜冗
 食十
 四千
 八百
 七十
 餘人

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 孝皇上賓太監寧
 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
 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
 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
 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
 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
 公深憂之 上卽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
 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
 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
 集為之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

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 上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

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公疏言 陛下嗣登大寶一月

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

寫字為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

多暇敢請日講 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

大義以為 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先是錢

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 上即位兩

川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為所

餌時有為之彌縫者鞠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

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

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

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為公曰

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 旨正其

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

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

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

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為之

君也既而法司議上 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稟請呈

亦從 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為不誅此

狀後錄 卷之十五 三 曼山館

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
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
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以十
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
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
執奏者未已 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
及宮闈下逮左右可乎願 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
候處決 上令籍沒其財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
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

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

上批答曰卿累

朝元老德望隆重當國勢危疑之際首定大策翊戴
朕躬計擒逆彬潛消禍變中外奠安功在社稷朕嗣
統以來贊襄新政釐革宿弊罔顧利害備竭忠誠朕
心嘉悅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副朕倚毗
至意公再疏言有無妄之福必致無妄之禍臣因攀
附得效涓埃豈敢過有希望以速無妄之禍哉伏望
聖慈特賜矜允雖不敢自謂勞謙之有終亦庶幾
知足之不辱 上復批答云卿在先朝隨事匡救備
竭忠悃中外共知朕繼大統實卿定策迎立既安宗

社又能除奸弭亂寧一衆志功勳顯著前此所擬封
爵之加出自朕心宜勉承恩命三疏四疏 上批答
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批
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
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節寫勅褒諭賜
宴禮部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
上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三人
能同心協謀蚤定大策其時江彬稔惡負重尚握重
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即擒獲不動聲色潛
消大變朕雍容入朝中外宴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宣

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我

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
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
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
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廕畧示報功之意
宜勉承之不必過爲高潔以傷朕懷公方欲疏辭是
時因公攀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
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
別 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
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附黨各

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幾事不密姦雄之後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虀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廕子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公知

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 上溫旨極褒美

留之令鴻臚來諭意公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

責一事未善輒憂於色食爲之減嘗密啟陳諭有大

不得已乃疏言之如請崇聖孝隆聖治請折毀保安

諸寺請毀石經祠宇請慎命令以保新政請慎始修

德以隆治化其目有敬 天戒法 祖訓隆孝道保

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

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省供應 上

皆溫旨答之而必見於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

堯舜喜起之風科道論列亦稱公骨鯁如古社稷臣

公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官

府隔絕特假章疏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孰

甚哉十二月史道闇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公乃
扶同誣奏公疏求退 上批答曰卿以正學直道輔
佐 先帝隨事匡救備竭誠悃力止護衛諫止巡幸
以死自誓不寫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不附權倖逼
令回話先年聞父訃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
孝大節中外共知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
俟朕從容嗣統功在 社稷更化以來除奸革弊褒
進忠賢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勲望隆重朝野稱述簡
在朕心方切倚毗豈可偶因一人挾私怨望讒佞排
陷之言輒求休退鴻臚寺便往論朕意旨曰一
職以副眷懷所辭不允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
鵬毛玉御史陳講劉廷篋少卿楊一洪郎中唐胃先
後奏道等挾私害君子 上覽之喜曰此朝官救楊
先生本也下道獄公復為救解 上又日遣中使促
公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
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者四執奏三十
餘次司禮太監奉 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
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
陳應楯李雲容黃緣進用蠱惑公疏論唐虞三代之
興梁武徽宗之亡請行拿問明正其罪工部郎中葉

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遲期下獄公疏救之又論
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罪江彬黨李琮
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公疏請急誅之時 上頗事齋
醮公疏言 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出入起居所行
皆正事在前後左右所用皆正人臣等於十六年四
月以前啟請 懿旨凡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
宮殿答應人員預選老成慎密之人以待 陛下任
使又嘗極論異端邪說識早斥絕齋醮祈禳不可輕信
今無故不時設醮賞賚之費移之以調窮困又請止
織造太監并不寫勅自是左右諧構益甚甲申正月

公上疏乞休不許再疏 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
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廕子一人爲錦衣
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上章留公曰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在廷和則得矣若人惟求舊 陛
下未加之意乎御史涂相等言伏讀綸音仰窺聖意
旣云政理相關連章具辭則知爲謀議不合而去矣
又曰前次有旨論功錫與世廕則知其靖難王室不
爲無勞矣 聖明未嘗不知廷和也何遽准致仕而
不勉留之乎給事中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勅爲
陛下社稷謀也何不鑒其忠而反厭其執拗耶南京

給事中顧溱輩相繼言 先帝賓天禍在旦夕廷和與諸老臣協心排難翕息之間擒逆彬剪羣黨功不可誣御史范永鑿歷疏公翊運扶危洗天浴日功在社稷嗣是臺諫章奏或特薦公或連蔣毛喬汪諸老者不能悉足覘公道之在人心也公歸絕口不及時事口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瑞虹司馬兄弟俱和為樂泊如也戊子 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

主濮議指示禮官為罪之魁革職為民公聞之怡然已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公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顏色溫粹若平時

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涼如深秋長子慎以罪戾雲南聞訃告於巡撫歐陽公子重會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奏請假回蜀襄事嗚呼痛哉公少有大志而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綽楔題曰際昌辰在童鼎時勲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為章句文辭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 國朝自洪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若人又詳其年若月至於身所未經

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此非盡得之書中也賓筵偶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繼之又值寘鐠宸濠兩宗室之變公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賣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旣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憮然明日乃移之千步廊焉或有怨於彭文思者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殺交趾貢夷乃嗾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不得爲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事元欲徇其罪於朝瑾主其言來閣中議之公曰吳王皆往事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柙朝堂前代亦有故事公曰非盛德事可爲主上累耶事乃止其從容服強禦有如此者錢寧氣焰薰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公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竟不往公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衆校尉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旨徑

下公曰自古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
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為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
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
有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
取類博稿來手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寫亦虎
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為邊害數十年彭公澤
嘗遣之諭土魯番乃私許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
賂王瓊塊土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
虎仙得脫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
公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規朝廷事情脫罪而

亦虎
仙寫

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為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
乃擬就改元詔中擒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潛消矣正
德末年鑿輿四出公居守在内而天下晏然至受
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重熙成康易
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翼室書之願命
以示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子已在宮繼立自有成
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有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虛大
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抽戈思逞者近在簾牆
擁兵助逆者匝環禁甬以今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
已而公從容處之畧無動勦散積卒於紙上擒首惡

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正德中言官劾權倖得
公言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 廷杖者存亡皆
厚卹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刑部
主事宿進建言忤 旨刑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
旨詰問公皆力救之所以獎直臣勵士氣者至矣止
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闕其私構之左右不得
相與咀呪於神或卜公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必
復矣公明知其怨而爲國家任之不辭裁抑恩倖尤
力然屢辭爵廕正已以率之人固無得訾公者居家
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極
嚴記子科第相望公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
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
以濟物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漑
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
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
老夫不知卽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
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
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
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媿於道者乎公嘉
言善行不能殫述在位天下仰之去位天下惜之旣

歿天下紀之故太師李文正公曰文章我不敢辭經濟大業須歸石齋太師梁文康公曰天下大事非石齋莫能濟公憂歸虛位以待服闋則請於上遣行人促就道焉少傅蔣公稱其忠誠而剛正知有國家而不知有身少師費公稱其首定大策備患防微慮無遺算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少保石公稱其竭股肱之力安社稷以成維新之治冢宰喬公稱其身任天下之重竭盡心力卒成中興王業見素林公稱其受遺定策之功狄梁公爲唐司馬公爲宋不足過司馬公稱其志身與冢惟知一祖

列聖教養簡任之恩孔子孟程朱講明授受之學罔計利害死生者惟石齋一人而已席文襄公與公議禮不合其章奏亦曰楊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磨又曰楊廷和有大功他日麒麟畫形凡此皆正人君子之論公議之不容混者也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祝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公上三世祖考皆贈封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初娶黃氏贈一品夫人繼喻氏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以子恒貴封孺人第五人廷平舉人廷議兵部左侍郎廷宣舉人平宣皆先卒廷曆以公移廕爲國子生大臣

之廢第自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四人慎辛未狀
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雲南惇癸未進士兵部職
方主事恒承廢錄為中書舍人陞大理寺副忱舉人
女二長適翰林修撰余承勛次適舉人劉大昌孫男
十人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同仁庠生其仁廢國子生
寧仁斯仁俱庠生有仁進士興仁指揮同知右仁力
仁資仁孫女五人曾孫男十人省吾養吾俱庠生餘
尚幼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庶人禮葬公於
縣城西留耕公封塋墓側丁卯 穆宗卽位科道交
章奏公大節不虧應得卹典下禮部議云楊廷和性

於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之日而訏謨默
定克收旋轉之功翊 先皇於繼統之初而 朝政
一新懋贊中興之烈厚終正始勲庸卓著於一兩朝
直節高風譽望尚流於四海 上允其議贈官太保
謚文忠 命中書舍人戢汝止治葬遣四川布政司
左叅政楊成 諭祭凡九壇廢一孫為尚寶司丞一
孫入胄學隆慶己巳正月二十七日乃改公墓與黃
夫人合葬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廷和

墓祠碑

趙貞吉

惟 皇天篤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為 社稷隸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
 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
 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
 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
 沒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
 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一
 孫入監遣官祭葬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
 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

以大明律
 為贈
 後江
 陵亦
 只律
 點

行事矣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
 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
 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
 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
 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
 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
 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
 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
 政府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
 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

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
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
上議得寢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
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
爲矣 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
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
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
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
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

唐守

析安平且秦侯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
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毫之類則禍不測可忍
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
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
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率令掃迹出關成
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
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
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陳好

迎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

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拏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志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一作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

決於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糈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

例 甲內 封 中官

新詔 裁革 八十 四萬

政績邊防阨塞軍伍錢穀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
 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
 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
 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
 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
 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
 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
 已濱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
 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
 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

者洵洵謠口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
 護以衛士益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
 也有默相也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
 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于是虛閣中
 首席侯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公
 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
 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
 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儉爵及太師太
 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
 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

餘

長山館

為御
入誌
志局

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願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子懋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臼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旣哉

太保文肅劉公忠神道碑

許讚

本朝大臣負峻拔之節操著光明之儀度嫉邪振汙而令聞特重一時者若野亭劉公有焉公河南陳留人諱忠字司直號野亭曾祖謙祖亭隱德弗仕父達由舉人官國子博士三世俱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宋氏祖妣高氏田氏妣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博士公任平定州訓導時夢芝生左膝上卽以景泰壬申八月十五日生公於學舍州人爲夢芝卷紀之公少聰穎過人明朱氏詩弱冠舉於鄉登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弘治庚戌充會試同考修

憲宗實錄成陞侍講 孝宗朝充經筵講官兼侍

皇太子講讀辛酉主南京鄉試九年俸滿陞侍讀

學士 武宗嗣位以東宮講讀勞陞學士時近習導

上盤遊漸壞政紀公卽疏陳崇聖德戒遊逸數事

語極剴切又因 經筵勸 上恪遵祖憲戒狎近小

日親朝政或勸公少諱公曰盡吾職耳因是 上不

悅近實亦惴惴不自安遂欲用公南京以遠之時先

襄毅公爲吏部尚書遂推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未幾

陞尚書近習方幸公去襄毅之意正欲公早柄政耳

公任禮部卽奏減江南曆紙價銀歲數千兩以蘇民

困尋改南京吏部尚書毅然以董正百司自任留都

官屬素便安閒動稱吏隱公乃以勤惰驗其理事以

清濁律其檢身考 正書不少假借一時官屬惕然

斂戢率守規箴嘗 八年考察黜留允當雖有席勢恃

援無一倖免者查 江南假吏千餘人瑾竊改驕熾

遣術者至留都有規達官皆延款厚餽公不與見

上召公至京有向用意瑾見公氣岸知不可招致改

公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瑾誅始被推以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尋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 賜玉帶蟒衣充 國史總裁知

直書
考語

經筵事辛未 命主考天下會試衆稱公明中官永
初用事公卿趨附公守正不往見永使其黨廖鵬來
謁待如僕御有餽拒之臨政動以遵成憲遇夤緣爲
要每持正論不少顧忌同事者漸弗堪而近貴亦欲
公速去公見時事齟齬憤懣日切屢疏乞休 上不
允乃以省墓請假 詔許乘傳歸復上疏辭始得
旨致仕給祿米月五石役夫歲八名廕一子中書
舍人居家杜門謝過城南葺野舍後鑿池以俸金賜
餘時治具與親朋遊燕或周貧助急曰此皆 上賜
願與鄉人共之辛巳 今上登極遣官存問公謝疏

陳時政要務 上嘉納再廕一子中書舍人仍
勅有司時加存問嘉靖癸未七月二十五日以疾卒
於正寢距所生享年七十有二守臣以聞 上悼念
不已遣官諭祭庀葬事加贈太保謚文肅配王氏累
封一品夫人與公嬖德生一子朋玉早卒貳室黃氏
生子男一元嗣中書舍人陞 周王左長史孫男八
人存恩中書舍人公性賦剛介志識宏遠公私理欲
界限別白極嚴而好惡取舍毫釐不苟惡奔競趨附
輩若將浼已水蘖之操始終一節嫉惡雖過嚴而與
善未嘗不厚處世雖寡合而義交惟恐不廣事二親

生隆孝養歿盡哀誠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稚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鋪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擔數具伺門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盤具品物委於街巷或謂太過余則曰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於東閣一達宦非讀卷者入公怒詈侍胥不輟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余則曰請囑公行時亦不可無此事也公之風裁方正嚴毅若使得行其志士風世道當何如也未三月去位惜矣嚴霜隕而貞草茂橫流急而砥柱安公之見重於斯道豈小補哉公詩賦典麗得體文章蔚鬯滂沛並駕歐蘇與講義疏編帖幾百卷門人特錄其範世者梓行之

叢說云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

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效焉書之徒以自貽媿也公孤窮階而居之若不能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旣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卽去則罪口大媿口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不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媿媿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進閣是丁卯九月正晦

不齋去國之日也是時瑾之惡

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卽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溫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己巳春而瑾敗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非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卽聖人所稱綽綽有餘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麤鄙不知者且以爲簡傲東郭云卽公翫講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魏莊渠與聞靜中書云校昔官南都司直劉公寔爲吏部端居簡出倦倦於鑒別人才爾時世道方頽危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隱然爲一時之重吾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善稱亭人物雖然校不惟欲兄爲衡鑑更欲兄爲大匠人

才衰微須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儲傳

霍韜

公立朝四十一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
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
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
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
者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
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武皇帝詔與
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
祖皇帝制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

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制異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異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異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

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己卯 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勅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 帝曰何不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臣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

不草
威武
將軍

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武皇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勅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巳卯宸濠反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

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

帝配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裁定武皇

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奏行在門外請母南

幸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

未奉俞旨不敢起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冕

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

內交士大夫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

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

察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

南都 力止

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
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
餽未嘗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
匠人何云公歸間日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
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日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尋不能
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濠請典刑公
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
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 上御極言
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
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
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寶石齋
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
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他公惟引
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
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梁文康公傳

黃佐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生有異質自幼穎異不凡篤於
孝友父祖順奇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
一人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
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多所啟沃丁未充會

以家
南片
六體
不與
陪臣
倡和

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實錄成進司經局
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 武宗東宮講讀
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禮成
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還以考滿
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
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
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
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管誥勅纂修 孝宗實錄命
為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弄權惡其不附已指摘
會典紕繆降本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

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 旨改南京

吏部實阮其進也瑾敗庚午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
士參預機密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
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得罪非社稷之
福也苟得白遑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躋之王申
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
大學士辭恩廕至再三乃受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
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時大學士楊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既至遜廷和

甲子
潘子
為
賦之

居已上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 孝貞皇太后梓宮
於茂陵損益禮儀可為後法 武宗欲幸宣府廷和
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於左順
門不能止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
西親藩有請良田為牧地內批如其請適儲獨當制
草報書曰此 高皇帝所以防蒙孽全宗室者王欲
之朕何愛焉王其益謹侯度罔併孽牙其間則朕亦
何濫恩之有書進輒報罷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
厚江西遠藩為儲貳府部大臣會議於內閣儲正色
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百世

伏鑽矣眾皆竦然其議遂寢已卯以一品滿九載進
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仍賜謙
禮部給誥命江西兵變 上親征儲偕大學士楊廷
和力請遣將不聽 上遂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乃
稱病在告 上欲以幸臣朱泰為威武副將軍儲方
謙客命使臨門召儲草勅既見 上不肯奉命 上
按劍強之至再惟免冠叩頭哭泣 上擲劍於地不
懌而罷儲出仍讌客盡歡客問之一無所言俄廷和
告痊儲與大學士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
可儲即止與冕中途七請迴鑾不聽 上欲於南都

舊壇大祀天地連疏謂南北配位不同典章不可紊
且天子主鬯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駐蹕南
都日久有遊吳適楚之念畿內郡縣供億繁難儲自
執章奏跪泣行宮西階中使傳諭者再 堅不起自
未自酉得 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裏河丁大數十萬
僎於次饑餓疫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遣之民得
蘇息不及於亂在途三疏自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
與羣公受遺 詔定策迎 今上入繼大統與尚書
毛澄等往迓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
屢疏乞骸情懇切 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命有司

月給米六石歲撥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傳還鄉蓋
異數也降勅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究其用
崔與之之風槩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旣
歸上疏稱謝與親舊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
不事家產以遺子孫初號厚齋鄉人咸以厚公稱之
晚更號鬱洲 上念定策扈迎之功未錄膺子世襲
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
寶司丞儲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聖政 溫旨慰
問勉其盡言儲敦重慎默平生和氣謙德雅量大度
不矜功不伐善堅忍不言人過失輕財周急不可殫

述人無賢愚被容接者輒治具款飲莫不感悅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若不出口且不爲矯亢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蔣冕方在庶僚則延譽官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璉引慝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卒年七十有七時楊一清在內閣親奉 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上聞嗟悼輟視朝一日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康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

宏

實錄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嘉靖十四年十月卒詔贈太保謚文憲祭葬遣官護其喪歸宏江西鉛山人成化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弘治中改左贊善事 毅皇帝於東宮已陞右諭德兼侍講正德初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至尚書皆直講如故尋入內閣與李東陽楊廷和等輔政時四方羣盜充斥以次削平詔錄輔臣功官其子仍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寧濠請復護衛恃錢寧爲內援賂遺狼籍宏策其必叛執勿與寧深憾以計傾之宏去位上卽位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修翊戴功加伯爵磨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宏懇疏辭免時水旱相仍宏條陳救荒十事 上加納又蠲逋稅減太僕馬十五以輕齎之羨給漕卒議安大同叛卒皆宏謀也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嘗製詠及四景詩屬宏和 上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德錄題其銜爲內閣掌叅機政輔導首臣其見任如此丙戌 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食正一品俸賜御製詩一章丁亥以疾求去疏再上賜馳驛歸及大學士張孚敬去位 上思用舊臣手勅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 上親勞之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無何遂卒 上爲輟朝卹典之厚諸大臣莫得比焉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憲費公宏行狀

江汝璧

公姓費氏宏名子充字也癸卯年甫冠領鄉薦甲辰

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丘文莊公爲祭酒補菴費
公爲司業皆甚重公公益肆力於學居常茹澹服敝
節縮經費爲購書資蓋自六籍子史莫不旁通而鈞
櫛其芳雋爲一家言用是月季試每據首列丁未舉
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
也世父公瑄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
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公訊之曰伯
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復菴笑曰
此爾遠到之兆也蓋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籤籤乃彭
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

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是歲五月恭上太皇太后祔
推恩羣臣父母一時並荷恩數八月 憲廟上賓預
修實錄丘文莊公少宰楊文懿公爲副總裁甚推重
公加委任焉庚戌同考禮部試少師徐文靖公宗伯
汪公爲主考程文多屬稿焉而得人尤盛丙辰廷試
充執事官是年 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
善己未春聞余安人喪守制南歸明年父又卒癸亥
服闋將起復會有旨召修通鑑纂要給驛北上乙丑
九載考績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五月 武廟嗣
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以覃恩得推贈父

肅省錄
如其官母進爲恭人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且爲經
筵日講官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己巳進左侍郎又以
特旨得贈祖父如其官階通議大夫祖妣妣俱贈淑
人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莫敢吐氣公獨骯髒不爲
意會瑾敗得無他瑾旣敗諸所變更者公悉心釐正
以遵成法惟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稍增於
舊瑾意也議者欲卽裁損如舊公謂求賢國家盛典
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俟後復舊 上可之時服
公之公且恕云九月以逆藩寘鐻平錄諸公卿贊畫
功受白金文綺之賜十月陞禮部尚書十二月恭上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徽號賜白金文綺
又以覃恩得加贈祖考如其官階資政大夫祖妣妣
皆夫人辛未正月賜麒麟衣一襲二月會試天下士
公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
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公議以各省鄉試用度
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
加舊額三之二請用以足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
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
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公於食糧二名之
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

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二事俱著爲令
吏部以大臣卒贈官屬驗封司而於廕子及祭葬事
皆欲併司之奏累上公執不可竟如舊魯府鄒平王
當襲爵爲庶兄奪且數年矣旣而來奏辯公據倫序
謂宜改正事下廷臣議皆如公言上從之十二月內
閣員缺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公疏辭不
允乃與文正李公石齋楊公厚齋梁公同心共事實
一時之盛焉四川江西河南山東羣盜延蔓命將出
師指授方畧內閣諸公之功居多壬申冬羣盜寢平
上論功各賜厚賚又廕子一人爲錦衣千戶公等三

疏辭特改授六品文階又三疏辭乃加公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正月賜蟒衣一襲二月進戶部
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緝而復叛遣總兵李
鉉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鉉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
代鉉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
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
執不可竟用暉寧因銜公旣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
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覬公公拒之寧
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鉅萬金冀爲內援
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

極言
寧藩
不當
與世
衛

內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
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
木兵某遇公於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
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艱
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旣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
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乃遣偵卒日
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
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
引咎力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
家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於舟

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嘗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
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比抵家杜門
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顏曰至樂日課諸
子讀書其中宸濠雖憾公然以公人望思得見公乃
使所親諷公公屹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羣從有
與鄉人爲仇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費令
搆撫瑣屑事入奏且厚誣公欲以聳動上意或重得
罪以快其意奏入祇如例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菴
彭公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旣駁之且欲加罪焉濠知
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於公室

廬積聚焚掠殆盡又侵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公恐與羣從避處縣城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公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知法不容追而勢且不可解遂用猖獗時贈禮部尚書孫忠節公方巡撫江西乃疏上請兵擒捕下兵部看詳得如請戊寅春孫公乃令藩臬閩帥率兵臨之得渠首二人并其黨數十人公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於茲土者皆畏濠莫敢造公矣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達遂擅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爲今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向北無暇東顧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爲動且謀與弟家起義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往公皆爲之贊畫方畧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公功間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旣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君續齊君之鑿易君瓚御史章君綸甯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時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

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公而家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公具疏辭溫旨褒答有卿輔導先帝累效忠謀遭讒去官輿論推重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璵再捧勅速公行公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上慰勞再三賜以酒饌勅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公疏辭新秩不允越月賜蟒衣三襲玉帶一束又以贊畫平逆濠功加厚賚前所得誥命之燬於火者皆賜重給且有溫旨褒答焉壬午春上視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親耕籍田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四宮徽號恩得贈及三代又以登極翊戴功

加恩內閣諸公皆伯爵公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累疏具辭得旨改爲正千戶又辭又得旨改爲從七品文職一人然公終謝不敢受五月以知經筵事又賜玉帶襲衣癸未四月一品滿三載又荷寶鑑羊酒之賜是歲淮揚大水山東河南旱蝗公條上救荒數十事上嘉納俾所司施行戶部以各省逋賦甚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大爲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

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大禮未定上心未安而諸公相繼去位公亦有去志矣第以受國厚恩未忍遽去諸凡委曲調護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七月獻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命同惠安伯張公偉駙馬都尉鄔公景和往迎於定興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

議大
同叛
卒

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寔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算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畧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

爲帥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
命下某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
酉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 世廟規制公之規畫爲
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賜
白金八十兩文綺六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匹副賜
宴禮部時弟家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家進
左贊善懋中進修撰賜衣及宴如之金帛有差蓋一
家一時之盛云丙戌二月六年考滿有羊酒寶鈔之
賜 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和賜
純白玉帶一束大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

恭和御製

有 聖製皆命公和之六月十二日賜 御製七言
古詩一章是日大雨 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
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爲榮 獻皇帝實錄成
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白金文綺襲衣鞍馬
之賜皆如前是月又賜 御製律詩一章七月 御
製敬一箴成頒賜諸大臣又賜 獻皇帝御書大字
四幅是年累以疾辭不允溫旨褒答丁亥二月疾再
作辭益力 上察公志決去遂允之令馳驛以還時
公子懋賢已登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因疏乞
歸侍養疾 上并允之且令痊日照舊作養恩至渥

也既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曰吾受國厚恩莫能報稱未究之志其在汝哉瀕行勉以忠孝自勵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 皇嗣爲願癸巳八月 皇嗣生公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賀荷 溫旨褒答鄉嘗大旱里人禱雨無驗公虔誠具禱輒得雨如澍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謙之虛名忘事君之

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恩溫旨褒答有卿可兼程早來朕宁俟卿見等語七月二十日至京未及陛見翼日卽荷御劄咨訪政事遣中使勞問賜以上尊珍饌恩數逾前時弟案方爲南祭酒適北員缺 上欲用案論吏部推舉成命已下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案卽北調恐涉於引用親黨之嫌公深然之卽上辭疏 上亮公之誠案不調既逾時竟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八月二日既陛見入閣供職午復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又白金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

賜圖

且諭之若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凡百宜
盡心輔導以稱朕懷公稽首謝自是日承顧問御書
稠疊且數命代祀先師孔子帝社帝稷及時享捧主
廟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諸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顧問天顏和粹溫旨綢繆拳拳於大臣之進退
朝政之得失皆天下大計也抵暮始出且有酒飯之
賜公感激知遇矢竭報稱又得少保序菴李公協心
匡弼引用耆俊光復化幾一時忻忻想望泰平第以
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十月十
九日以陪祀歸一夕奄逝序菴公及少保桂洲夏公

聞之奔哭盡哀如失手足諸大夫士莫不悲愴倍常
訃聞 上用震悼命禮部議卹典云公生於成化戊
午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濮氏贈翰林編
修太平濮公集之女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累贈一
品夫人繼娶孫氏南京吏部尚書德興清簡公之女
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李氏男二長卽懋賢由南京文
選主事改北職方濮出次懋良李氏出公性孝友少
以宦游未得侍二親養爲歉及得告侍養累年不忍
別五峯公強之行乃遂謀迎養京邸五峯公以身爲
家督未果行無何余夫人且卒公南奔逾年而五峯

公又卒公以祿不逮養自是生辰忌日輒倍悲痛如初喪然與弟完處怡怡然可風完幼學于公及登正德癸酉鄉薦公躍然喜曰吾二親亦含笑於地下矣既而春試累不第公每憂之且慮其年及乃勸之就一官今授判順天而公亦尋以召至聚處累月甚懽及公卒完悲哀幾絕人以爲二難凡同考禮闈者二主應天鄉試者一廷試讀卷者四門生半海內一經指授率有時名尤精識鑒凡所稱許可遠到者後輒如公言弘治間公再入朝序菴方在翰林公一見奇之曰子公輔器也他日且當與某共政及今果然人

咸服之公雅尚儉約自入仕來食無兼味衣自命服外紈綺罕御然於施仁舉義事則豁然爲之不少新先代諸墓舊以族人分掌而遞主之間有貧莫克者公慨然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之貧者遂著爲家規世殖農然歲歉卽減租或有逋負卽焚其券不復問幼出補菴公之門公之子及諸孫皆貧不能立每過其家厚卹之嘗至濟寧見有旅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資之以俾其歸卽公之細若此則公之陰澤天下者又可想見其大也少喜績文晚乃謝却惟齋居養靜以觀元化所著第有慚漫錄若

千卷藏於家

虞後錄

卷之十五

六十五



